

前 言

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同志指出：“党史资料征集工作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。丰富、准确的党史资料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，是研究和编写党史的依据，是对党员进行传统教育的生动材料，当前，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，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”

我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，已于去年开始，为了进一步搞好这项工作，现将我县同志撰写的已在省内外报刊发表的资料九篇编印成集，供同志们参考。我们将于年底前编印第二集，望同志们踊跃惠赐稿件。稿件内容，以我党领导的，红军过我县时的革命活动、我县地下党、游击队的革命活动、民主革命阶段的活动为主。

本集资料，共收回忆录九篇，内容有四：1、红军四渡赤水时的重要战斗纪实；2、我党领导人在仁怀地区的革命活动；3、红军标语、文告的资料；4、红军与我县各族人民亲密无间的关系。

编 者

目 录

鲁班战斗片断……邓寅章口述 徐文仲、罗永年整理(1)

土城战斗前后……邓寅章口述 徐文仲整理(9)

毛主席救火……陈昌奉口述 刘庆鹰、徐文仲整理(27)

刘伯承打乌鸦……陈昌奉口述 刘庆鹰、徐文仲整理(29)

难忘的记忆……王云开口述 徐文仲整理(31)

一首红军歌谣……王泽光口述 徐文仲整理(39)

五张红军文告……薛元丰口述 徐文仲、刘庆鹰整理(40)

一块红毛毡……商德华口述 杜文有整理(41)

鱼水情……邓寅章口述 徐文仲、刘庆整鹰理(43)

鲁班战斗片断

红军三渡赤水前，我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团部当通讯排长。一九三五年三月初，遵义大捷之后，我团转战于仁怀的长干山和遵义鸭溪之间。团部驻枫香坝附近的花苗田。三月十三日，我团接到了参加鲁班战斗，掩护红军三渡赤水河的战斗命令。

鲁班在仁怀县城南面约五十里处。由鲁班场到茅台渡口，也是六十多里。红军三渡赤水的大路，要经过鲁班场的附近。此时，蒋介石的中央军周浑元部，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，扼踞鲁班，企图阻击红军。三天前白军就开到鲁班场，急急忙忙驱赶着老百姓伐木砍树、修碉堡、挖战壕。壕沟前隔一公尺立一根大木桩，中间缠绕着藤条、荆棘，布成一道道屏障。那些龟儿们自吹修了“土铁丝网”。

我们接到命令后，全团立即整装出发。经平家寨，过火烧坡、长干山，当晚住宿桑树湾。三月十四日，天刚麻麻亮就从桑树湾出发，到塘垭口分路，走枇杷堰，直插鲁班场。初春的山区，春寒料峭，寒气逼人。沿着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弯来绕去，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坎。急跑快赶，战士们个个汗流夹背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情绪高昂。路上，看见老百姓的许多牛羊还漫放在山坡上，来不及赶回圈里。李团长和曹政委命令我们通讯排去把牲畜撵进附近的人家。这里群众被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吓坏了，我们只好把牛羊都关进圈，

又扔进些包谷杆去喂。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红军战士，深深懂得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！

天黑时，我团抵达鲁班场附近的石板井。听李团长讲：红军已经从四面包围了中央军。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在东南摩天岭一带，红五军团的一部分从分水岭方向进攻。我们一军团的两个团负责攻打石板井、白家坳一带。

部队在松林里略微休息后，立即投入战斗，为了充实连队的战斗力，通讯排除留下不多的几个人保证通讯联络外，其余的分到连队。这样，我到了三营七连。

七连担任主攻白家坳。据侦察到的情报，守敌是伪五师第二十七团。白家坳是鲁班场西南面的一个山堡，山上的树木被砍了个溜光。碉堡四围挖了许多壕沟和掩体，翻起的黄土象一堆堆新坟野冢。陡斜的坡面上，还东一根西一根地横放着刚砍下的松树。树干之间铺满了乱草。七连连长宋大关是江西人，三十挂点零头，粗胳膊，长脚杆，比我高出一个脑壳。他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。他简要地下达了命令之后，特别招呼大家要节约子弹，不要放空枪。

那个时候，我军装备很差，最好的要算汉阳造，还有一些套筒枪，夹板枪，九子枪，有的战士只有马刀和梭标杆子，子弹更是稀奇得很。遵义大捷后，每人发了二十五发子弹，经过沿途战斗，只剩十来发了。连里有一门八二炮和一挺重机枪，可惜都是空肚子，连一发炮弹、一发重机枪子弹都没有。这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。此外，每人还有两三个红军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，是用生铁铸成，尾上套一个铁环，全靠触地震动爆炸。因外形象地瓜，战士们习惯称它为地瓜弹。相形之下，敌人是清一色的仿二式步枪，轻

重机枪配备齐全，子弹、手榴弹供应充足，还有飞机、大炮助威。白军当官的得意忘形地吹嘘：人强抵不住家伙硬。

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隐蔽处，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整个松林，想阻击我们。打过多次恶战的宋大关连长，老练沉着，从容指挥。他大吼一声：“冲，跟我来！”吼声未完，宋连长第一个带头使个就地十八翻，滚出了松林。战士们跟着象一段段的园木，迅速地在草丛中滚动。这一招完全出乎敌人意外，等到清醒过来调转枪口，红军战士也到达山脚。这里有条小干河沟，敌人射击不到，正好利用来作为冲锋的集结点。

山上的敌人发疯了，枪弹炮弹雨点般倾下来。我们却巧妙地利用敌人布下的大松树等障碍物作掩体，分散匍匐前进，一个个穿过敌人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火网。

十五日早晨，爬过了一段山路，我身边的三班青年战士黄平，忽然尖叫一声：“啊唷”！另一个战士以为他中了弹，想爬过救护，刚爬两步，也尖声叫唤起来。宋连长下令停止前进从背上抽出马刀，拨开乱草一看，原来敌人在草丛中插满了又尖又长的竹签。竹签擦上桐油再经火薰过，又硬又滑，锐利无比。穿草鞋的红军战士，踩上了入肉数寸，鲜血直淌，两名受伤的战士简单包扎了一下，连长要派人送他俩下去，黄平咬紧牙关，坚决不肯，一定要冲上山去消灭白匪军。宋连长和战士们愤怒地挥动马刀，“噎！噎！噎！”一阵猛砍，把敌人绞尽脑汁，费尽心机布下的竹签阵，削了个精光。守在碉堡里的白匪军看见了，轻重机枪一齐向我们开火。

双方打到中午，翅膀上贴着青天白日的敌机，呜嘘呐喊

着赶来助战。飞机象长了眼睛，机关枪对着红军战士扫射，炸弹在红军战士头上落下来，爆炸声连珠不断，一团团的硝烟呛得人眼泪花花都咳出来了，压得我们抬不起头，伤亡不断在增加。

我伏在一棵大树下，透过烟雾朝白军阵地看去，只见战壕里有人拿着一块块的白布，对着空中摇晃。说也奇怪，那些飞机见了白布掉头就飞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白布是他们的识别暗号。我把这个发现对宋连长讲了，他马上通知各班各排，照样办理。战士们一听都高兴了，有的脱下白内衣，有的把棉衣撕开，露出白花花的棉胎子。这个办法果然生效，弄得敌机晕头转向，皂白难分，胡乱转了几圈，没敢再扫射、投弹，一溜烟飞走了。

飞机刚飞走，敌人的炮火又狂叫起来。敌人的碉堡修在山顶上，居高临下，封锁着前进道路，正面进击距离虽近，敌人火力太猛，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宋连长考虑从两翼迂回。左侧荆棘野草较少，不好隐蔽。右侧坡坎较陡，荆棘野草横生，角度较小，他正和我商量，只见一名冲锋的战士中弹倒下，另一名战士一跃而起想再往上冲，宋大关连长一把将他拽住。这时一颗流弹射来，打中宋连长左臂，鲜血涌了出来。伤口包扎好后，宋连长下令暂停进攻。这时，远处的枪声激烈起来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兄弟部队向被包围的敌人发起了进攻。

休息了一会儿，宋连长指派了两个班，带上一挺轻机枪从左面进攻，主要是分散敌人火力，要雷声大，雨点小。正面留少数人迷惑敌人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主要兵力从右翼奇袭，从那里攻上碉堡。布置妥当，等正面和侧面都打响

了，宋连长又带头从右侧匍匐攀登，班长黄华生和战士们紧跟在后面。宋连长伤势不轻，我看见他把手枪夹在夹肢孔里，用右臂撑着慢慢向前移动。这不长的一段路，爬了将近一个钟头。这时，战壕里的敌人都缩进了碉堡。眼看只有几丈远了，再有一会工夫，便可爬拢碉堡脚下，来个瓮中捉鳖！

正在这骨节眼，没料到一名战士绊倒了一砣缸钵大的石头，咕咕噜噜直滚下坡去。这下拐火了，响声惊动了碉堡里的敌人。敌人如梦初醒，才知道中了红军声东击西的计策。一时间把火力全集中到右侧，直打得尘土大起，败叶乱飞，震得人耳朵发麻。

宋连长和战士们伏在一根土坎坎下，抬不起头。几个战士想伸出头去望望虚实，不幸中弹倒地，宋连长强忍住心中怒火，停止前进，他不能让战士白白送死。就这么伏在土坎下。敌人依然十分猖狂，弹雨如注，枪声震耳。但宋连长却从中听出了敌人打枪的规律。每隔几分钟，机枪要换子弹，中间要间歇好几秒钟，宋连长跟黄华生交待了几句，待敌人机枪换子弹时，就一个箭步窜出土坎，借着硝烟尘土的掩护，用右手神速地投出几个地瓜弹。真是了不起的投弹能手，第一、二两颗都准确地从射击孔投进了碉堡，另外两颗在碉堡脚下爆炸了。

只听碉堡里轰隆轰隆两声闷响，敌人的机枪再也没有响了，成了哑巴。战士们旋风般地向碉堡冲去，这时宋连长受了重伤，浑身血迹，倒卧在碉堡前开阔的荒地上。黄华生班长扶起他，想背他下来，宋连长拒绝了，嘴巴吃力地嚼动着，吐出了最后一个字：“冲”！

宋大关连长，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为了革命，在鲁班

场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。

红军战士们为了给宋连长报仇，奋不顾身，一下冲到了碉堡脚下的死角地带。我们大声喊话，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。有个白军军官害怕士兵听了我们的宣传，就故意大着嗓门用下流话骂：“操你奶奶，那个敢投降，老子宰了你王八羔子！”

接着，碉堡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看样子是想拼个鱼死网破。我们做好准备等着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碉堡门嘎一声打开了，敌军象一群打慌的兔子，一窝蜂窜了出来。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开始了，双方搅在一起厮杀。只听见刀碰刀叮铛作响，人盯人拼个你死我活。白刀进红刀出的恶战持续了十多分钟，整个山头半人深的灌木野草都踏平踩茸了，浸饱了鲜血，敌人垮了，剩下不多的白匪军丢枪举手投降。那个匪连长扬起子弹已经打空的手枪向一个准备投降的士兵砸去。当兵的闪身躲过，回手一刺刀捅进匪连长肚皮，随即抽出带血的刺刀，扔在红军面前，跪下投降了。

这一仗敌军伤亡一百多，生俘十三名，缴获不少枪支弹药，后来审讯俘虏才晓得，国民党一名叫黄汉山的营长，也被宋连长投进的地瓜弹当场炸死。攻下白家坳碉堡，我军也牺牲了好几十人。

我们打算乘胜追击，进逼鲁班场，李团长带着两个通讯员赶来了。他难过地向牺牲的战友们告别，表扬了七连战士英勇的作战精神。接着话头一转，说：“掩护红军胜利渡过赤水河的任务完成了，现在立即掩埋好烈士遗体，迅速撤退。”李团长又命令我和另一个通信员张孟琴，一起去通知左翼阵地的二营，天黑前随大部队一齐撤走。

我和小张年纪差不多大，都是从江西一齐参军的红小鬼。奉了李团长的命令，顾不得休息吃东西，立即动身去找二营。从白家坳到二营阵地，要经过一块狭长田坝，被敌人临时碉堡的机枪火力封锁着。若绕别的小路，起码多走两小时，擦黑前二营就无法撤出战斗了。我俩急得心火起，又想不出别的办法。性情急躁的小张飞快向田坝跑去，以为可以利用敌人换机枪梭子的时间，冲出封锁地段，我一看不行，连忙举枪向碉堡射击，想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。可是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小张刚跑过两根田坎，“嗒！嗒嗒！”一阵机枪连发，只见他偏偏倒倒窜了两三下，便倒下了。我眼睁睁望着小张光荣的牺牲，悲愤极了。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，任务必须坚决完成。天色已不早，开始打黑影了。我咬了咬牙，决心和敌人的机枪捉迷藏，趁敌人机枪换梭子的间隙，看准了头一条田坎，迅速地跑了过去，等敌人机枪再响时，我已经安全地伏在田坎下，又寻找着下一条田坎的隐蔽处。就这样，每次机枪都跑过一条田坎。眼看再有一次机会就跑过田坝，钻进茂密的松林了。但是狡猾的敌人也改变了打法。一挺重机枪和一挺轻机枪交替射击，再也没有机会可乘了。我被压在一根田坎下寸步难行。“妈的，老子死在这里倒没啥，可是二营还有几百人呢！”我心里想到，“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。”我急中生计，想出了个办法。我轻轻将棉衣脱下，用力往前方甩出去。敌人以为我想往回跑，轻重机枪一古脑儿朝那件棉衣扫射。我一蹦而起，麻利地越过了最后一块田。钻进丛林之中。但是，这时我被一颗流弹打中了脚踝骨。只觉脚下一软，倒在灌木丛中，那时正值旧历二月间，白天打起仗来还不觉怎么冷，到了晚上，北风呼呼刮

来，又丢掉了棉衣，肚子又饿，直冷得我上牙碰下牙，浑身发软。可是，任务还没完成啊！脚受了伤，我还有一双手，还可以爬，爬也要爬到第二营阵地，把撤退命令传达下去。伤口正在汩汩淌着血，我咬紧牙关强忍疼痛，一步一步地费力地往前爬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二营。向营长传达了命令，我昏过去了。

二营撤退迟了一些，但敌人惊魂未定，不知虚实，不敢前来追击。我们很快赶上了大部队，我也被同志们背了下来，送到穷苦群众家里养伤。

鲁班战斗打得正热闹的时候，我们的先头部队控制了茅台渡口，搭起三座大浮桥，全军从茅台胜利地三渡赤水，摆脱敌人的追击，进入了四川境内。

再说鲁班场的白军，在白家坳和团标寺两仗被我英勇的红军打得亡魂丧胆，缩进乌龟壳里不敢出来。周浑元慌忙派人在山上修复加固工事，以防我军继续攻打鲁班，一直困守了三天，才知道红军已经入川南了。周浑元气急败坏的派出了一支追兵，追到茅台渡口，除了乒乒乓乓乱放一通送行炮外，龟儿们一个个只有望洋兴叹了！

（原载贵州人民出版社《征途》第一集）

讲述：邓寅章

整理：徐文仲 罗永年

土城战斗前后

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七日，经过一个整天的急行军，太阳快要落坡的时候，我们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的大部分指战员，先后到达赤水河畔的秉滩一带。团部和一营驻秉滩街上，二营驻秉滩附近农村，三营驻复兴场。

秉滩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渔村，傍山依水，赤水河从它脚下奔腾而过。只有几只破旧的渔船在河边漂来荡去。从街的这一头一眼可以望通那一头。街上的路面全用大小不等的石板砌成。街道两旁，耸立着参差不齐的几十间破烂的茅草房。只有街道正中，才有几间稍微宽敞木结构的瓦房。据说是一家绅粮开的茶馆、旅社。

在红军到来之前，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大肆造谣、诬蔑，善良的老百姓不知真假，吓得关门闭户，纷纷逃到外地投亲靠友，或者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。留在家里的，尽是一些老弱妇幼，间或也有两个不信邪教，胆子较大的年轻人。

团部住在街上那家最大的茶馆里。通讯排驻卖茶间，杂务人员挤在烧茶水的厨房里。李团长和曹政委住在帐房先生的小屋里。经过一天紧张的行军，战士们已经够疲乏了，可是他们都精神抖擞地打扫着街道、住宅，有的嘴里还不停地哼着《红军都是英雄汉》的歌曲。

曹政委和大家一道打扫完街道，安顿好床铺，吃了两碗饭，把洋磁碗往桌上一摆，对李团长说：“老李，你给师部写个简要的行军汇报，我和小邓到各处去看看。”李团长没

吭声，只默默地点点头。我便和曹政委走出了茶馆。当时，我在团部当通讯排长，跟团长、政委一道工作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

曹政委叫曹木林，江西太和县人，三十挂点零头，浓眉方脸，中等个儿。原先帮财主家当长工，毛主席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时，参加了红军。从战士一直升到团政委，已经是一个入党多年，久经沙场的老红军了。

隆冬的夜，虽然在这气候温和、海拔只有三百多公尺的赤水河谷，依然寒气逼人。猛不防一阵西北风刮来，我提着的马灯也随着摇晃。尽管我穿着棉衣，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冷噤。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的街上，清风雅静，寂然无声，只有赤水河波涛拍岸的哗哗声，不时地在喧腾。

几名机警的红军战士，正在街头巷尾游来转去，放哨站岗，老远就向我们喊问口令。我们步出西头街口，迎着时隐时现的星光，信步向赤水河畔走去。在夜雾的笼罩下，赤水河象一条灰白色的游龙，从黑影绰绰的崇山峻岭中，从漫漫的云雾深处飞奔下来，波浪翻滚，向北奔腾呼啸而去……

在离河岸不远的一块天然岩石下，有一座小小的房舍，房里不时闪出忽明忽暗的红光。我和曹政委沿着光滑的石阶路，径直朝那闪烁着红光的石岩下走去。走拢一看，原来是倚着岩壁搭起来的一间草棚，千柱落地，天穿地漏，我们看到的红光就是从草房四壁稀牙裂缝里透出来的，草棚的门很矮，用芭茅杆编成的，门大开着。政委接连喊了几声，“老乡”，不见有人回答。他略一思索，便把头一低，钻进屋去，我提着马灯紧跟着进到屋里。屋内烟雾缭绕，烟气呛人，环顾四周，空无一人。一张简陋的三只脚的床架上，铺

些稻草，草上堆着一床发黑的破秧被和一个木头做成的枕头；离床不远，有一个用三个石头垒成的炉灶，灶膛里的木柴还在噼噼啪啪地燃烧，红红的火苗被门里灌进的风吹得东晃西闪；灶门前放着一个矮板凳，旁边有一张用石板砌成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砂罐，旁边放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大土碗。仔细一看，里面盛了半碗青糊糊的野菜，一双筷子散乱地丢在桌子上。屋角堆着一垛劈柴，旁边还放着一把斧头，一把锄头，此外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。屋里的迹象表明，这里的主人是瞧见我们朝他家走来，才仓皇离去的。

曹政委紧皱眉头，盯着碗里的野菜发楞，半晌才深有感慨地自言自语，“唉，这里的乡亲被财主遭踏得太苦了！”过了好一阵，他才弯腰把燃出灶膛外的木柴递进灶心，和我一起钻出门外，又小心翼翼地把门掩好，正准备动身回营，忽然从我们身后窜出一个黑影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本能伸手去摸盒子枪。这时，这个黑影先开腔了：

“官长，你们真的要杀人放火，共产共妻，吃我们干人的肉呀！”

听了这话，我绷紧了的神经才松弛下来，看清了说话的是个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二十来岁的农民。

曹政委望着那个青年农民憔悴惊疑的面孔，温和而平静地回答：

“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胡说八道，乡亲们不要怕，我们红军是干人自己的队伍，是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，打土豪劣绅、打地主老财、为穷人撑腰的。只有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，受苦的老百姓才能分田地，有好日子过，才能不再受压迫、剥削……”

那青年农民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半信半疑地听着曹政委的谈话，重复了一句“为穷人撑腰的”就紧闭嘴唇，再没有吭声了。

曹政委见他象打摆子一样冷得发抖，便脱下了自己的新棉衣，披在他身上，和他握手告别了。他既没拒绝，也没道谢，痴呆呆地望着我们，目送我们很远很远。在回团部的路上，我怕政委受凉，忙把我的棉衣脱给他穿，谁知他依旧倒披在我身上。还说：“冷不着，我又不是泥巴捏的”。政委原来的那件棉衣，还是从江西穿来的，早已千疮百孔了。松坎大捷以后，供给处给了他一件新棉衣，他一直舍不得穿，今天还是头一次穿上身哩。回到团部以后，政委打开背包，取出那件旧棉衣穿在身上，又从他背上取出一条旧棉毯，叫我给那个青年农民送去。

当我把棉毯送到青年农民手里时，他双手不停地颤抖，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，一颗接一颗地滚下来。他问我政委是多大的官，我告诉他和团长一样大。他“啊”了一声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据他告诉我，他姓秦，四川合江人，父母早已双亡，他自幼帮地主当长工，因为不愿给地主小老婆倒夜壶，被地主卖到国民党部队当了半年兵，那些排长、连长动不动用扁担砍，枪头子砸，他受不了这个罪，才开小差跑到这里来开荒种地的。听他叙说不幸的经历，使我淌起泪来。我们这号帮人出身的人，哪个没有一本辛酸史啊！

我返回团部时，李团长和曹政委还在研究工作。他们见我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小邓，赶快抓紧睡一觉吧，下半夜就要出发，赶去土城参加战斗呢！”我抬眼一看，副排长已在团长的床上呼呼熟睡了，我二话没说，急忙去挨着他睡下了。

连日长途跋涉，劳顿困乏到了极点，不多一会便进入了梦乡。团长、政委什么时候睡的我一点也不知道。

宏亮的军号声把我从梦中惊醒，团长和政委早已起来收拾文件了。部队正要出发的时候，那位农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，一见政委就说：

“你们要走，让我给你们带路吧，这一带岔路很多，谨防走冤枉路啊！”

李团长说了声“好”，便叫他领先头部队出发了。当时我猜想，关于这个农民的事，政委早已告诉团长了。

部队开赴土城，需要经过一座上三十里，下三十里的穿风坳大山。黎明前的夜幕显得更加暗淡无光，连天边仅有的几颗稀疏的寒星也躲进云层里去了。七弯八拐的小路伸向茫茫的云端，部队象一条青灰色的巨蟒，疾速地向上移动着。农民砍柴、割草的山路横一条竖一条绕来缠去，有时比蜘蛛网还要密集，要不是那熟悉地形的农民带路，真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啊！翻上半坡以后，气温陡然下降，路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，踩在上面噼噼直响，路滑难行，同志们你牵我挽，继续向山上攀登，前面的跌滑下来，后面的就把他扶起来，有的干脆手脚着地，一步步吃力地向上爬，终于在天亮前到达穿风坳口。

穿风坳是这座大山的坡顶，拔海约有一千公尺高。它是秉滩到元厚之间的关口。两侧险峰插天，一条狭窄的石板路从中间穿过，坳口上有几户人家。先期到达这里的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部分同志，给我们挑来了滚烫的开水，还在一个草坪上给我们演出了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，有活报剧、诗朗诵、音乐舞蹈，等等。其中，有个三十来岁的男文工团

员，自编自唱了一段快板，对我们鼓舞很大，印象很深，至今还记得这样几句：

铁腿踏破万里云，
脚踩黔军牵川军；
能打善走是红军，
拖垮累死中央军，
最后胜利属我们！

另一个大概不满二十岁的女文工团员，用她那甜润柔和的嗓音，为我们唱了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红军歌曲：

当兵就要当红军，
到处工农来欢迎，
指挥员战斗员都一样，
没有人来压迫人。

.....

每演完一个节目，战士们便鼓掌欢迎。每当演到诙谐有趣处，逗到大家哈哈大笑。欢声笑语，随着凛冽的寒风在云雾盖的山巅回荡，消除了攀山越岭的疲劳，给大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，战士们的情绪更加高昂了。在穿风坳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部队又开始下坡了。这时天已亮明，尽管雾罩很大，山林道路隐约可以辨别清楚了。自愿给部队带路的那位姓秦的农民才向我们告别，他自动地对曹政委说：

“政委，你说得很对，红军硬是为穷人撑腰的，红军硬是我们干人的队伍，我回去再约几个干人来参加红军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来撑你们。”

政委忙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！欢迎，欢迎！”在场的人齐声高喊：“欢迎！”他反而显得不好意思地转身走了。

俗话说：上坡容易下坡难，石板路上结了一层薄冰，比擦了油还滑，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。不少人都摔了交，只有那个贵州籍的小战士，大约他走惯了贵州山路，一交未摔。有人开玩笑，称他“不倒翁”。下到半坡，路便好走了，行军速度也加快了，部队象一支离弦的箭，向赤水河飞去。没多久便到了赤水河畔的渡口——背栈。

秉滩在赤水河下游的左岸，元厚场在上游的右岸。从秉滩到元厚必须在背栈渡口过河。工兵早在波涛滚滚的赤水河上架起一座浮桥。浮桥是用粗铁丝、棕绳、竹纤索拴在赤水河两岸的大树干、大石头和木桩上；每隔丈把远，系上一只木船作桥墩；船与船之间，再铺上门板，宛如长虹卧波，甚为壮观。

红日从东边的山巅上高高升起，阳光照射在赤水河上，波光粼粼。红军战士走在浮桥上，就象披着金盔金甲的千军万马，浩浩荡荡，那气吞山河的景象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木船在激浪的冲击下，不停地摇来荡去，铺在船上的木板也随之颠簸起来，走在上面摇摇晃晃。但对红军战士来说，过浮桥也是家常便饭了。战士们一队接一队，横江而过。

过河不远便到了元厚场。这时，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部分队员正在场上宣传讲演，书写标语。有个文工团员看见队伍到来，急忙从腰间取出一副竹板，呱哒呱哒地唱起来：

同志们，快加油，
不怕脚痛汗水流，
飞到土城打白鬼，
胜利捏到手里头……